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逆㡛犯順以來。屢肆猖獗。貪黷兇狠。難以理喻。惟該逆肇釁。究不外牟利之心。此朕所深知。本日閱耆英等呈遞照鈔偽示。內有因該逆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中國不許通商。該國求和不肯保奏朝廷等語。廣東現在通商。未聞該夷有誤傷商人之事。且該逆如果真心求和。於通商而外。別無妄求。朕亦何樂而不罷兵。即令僅止求給香港一處。棲止貿易。或該國船隻。偶至閩浙口岸。暫時停泊。售賣貨物。旋即駛去。雖非舊例。然隨時變通。朕豈不思保全沿海生靈。聊為羈縻外夷之

衛。無如該逆逞兇陷地。屢肆鴟張。既來犯境。即不得不集兵防堵。今觀偽示。該逆有悔罪之意。或可乘機開導。著耆英即密派陳志剛等。前往該處。作為己意。諭以大皇帝恩威並用。即如上年在廣東講說時。一面議及通商。一面即攻壞礮臺。大皇帝大度包容。並不計較。亦未有因誤傷人命。不許爾國通商之事。何以爾國徑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擾。占我城池。傷我百姓。須知天道好還。眾怒難犯。爾國似此行為。揆之天理人情。順乎逆乎。亦安能常享貿易之利乎。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將各船全數退回廣東。即刻罷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將香港一處。賞給爾國。堆積貨物。與中國照常貿易。此外沿海省分。

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約定時候。將貨船駛至口岸。我國必派官員代汝照料。不得在此二處羈留。為汝計算。獲利甚廣。永無猜疑。即將此言告知爾國王。亦必歡喜樂從。儻舍此不圖。而終年交戰。有何益處。汝等如以我言為然。亦不必另求派欽差大臣前來。我實可作主。代汝轉奏。降旨允行。以為憑據。總之通商二字。我中國並未不准。求和二字。汝國從未提及。今既有此意。我必極力成全。將此情節上達朝廷。大家同享太平之福。本大臣現授廣州將軍。不日到粵。將爾國安定一切。廣東官員亦必照此辦理。爾國儘可放心也。書英得有復信後。該夷如何登答。即著據實密奏。斷不准走漏消息。致懈軍心。儻該逆執迷不

悟。妄肆要求。種種挾制。出於情理之外。朕亦惟有一面防堵。一面攻勦而已。將此密諭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耆英等奏。暎逆出有偽示。有直達京師講話之謠。降旨諭令嚴密防範。因思天津沿海。均有攔江沙。大船不能駛進。其火輪杉板等船。乘潮皆可攏岸。然必有漢奸導引。方敢舍舟登陸。設使該逆主使漢奸。假扮商漁。溷入探道。或邀截商漁船隻。脅誘使用。必應嚴行防範。著賽尚阿。訥爾經額。設法籌防。會商妥議具奏。再逆夷詭譎異常。儻經探知天津水路無隙可乘。或由陸路如近京之涿州良鄉等處。潛入京師。豫先埋伏。一經竄入城內。則散漫無稽。勢難查察。該督惟當嚴飭所屬

近京各州縣地方官。務於行旅客商。自南來北必由之路。認真稽查。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嚴加究詰。斷不可令匪徒溷跡入城散布謠言。致滋搖惑。仍嚴禁胥役人等。不得藉端滋擾。至天津沿海火藥馬匹。當已足敷應用。現據火藥局添製火藥。存貯在京。並有察哈爾牧羣馬匹。在京牧放。如天津尚形短絀。即著賚尚阿訥爾經額具奏請領。再有人奏。天津北門外大關。有浮橋一處。為南運河歸入海河之上游。其北關外三里餘。有浮橋一處。為大清永定各河。匯歸北運河之地。俱係聯絡船隻為浮橋。實面北往來車馬行旅。由津赴京之要津。請飭直隸總督選派員役。駐紮橋邊。每日實力稽查。夜則調開浮橋船隻。不准私自

過渡等語。是否可行。亦著訥爾經額妥籌具奏。

江寧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竊奴才等於本年六月初一初三等日。連接兩江督臣牛鑑江蘇撫臣程矞采咨開。逆夷大幫船隻。現仍折回吳淞口外聚泊。有欲犯江寧省城之謠。並聞該逆在吳淞口。搶掠商船。換去衣帽。欲行穿著混入內地。有多半至江寧。少半至松江之說等因。奴才等當即催請揚威將軍奕經迅遵前奉

諭旨。酌撥官兵。前赴京口沿江要隘處所。嚴行堵禦。並飛飭京口水師副將。派撥弁兵。駕船赴長江必由之圌山關。稽查備禦。復經咨會督臣牛鑑。撫臣程矞采。京口副都統奴才海齡。

分飭京口水師副將。及鎮江府丹徒縣。一體嚴密巡防。並札飭省城城守副將督標中軍副將左營遊擊。於各汛要隘。分派防堵。惟是省城地方遼闊。周圍五十餘里。必須攻守兼資。方保無虞。無如綠營兵丁。除調出並防汛之外。存城無幾。旗營駐防。連現在奉

旨撤回抵省之兵。共計二千八百餘名。以之守城。則無兵禦敵。以之應敵。則無兵守城。實有顧此失彼之患。奴才等再四籌思。省城乃根本重地。人民數百萬之眾。當此萬難之際。不得已仰懇

天恩。俯飭就近帶兵大臣。於現在所徵兵內。再撥二三千名。速赴

省城俾資攻守。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等奏。逆夷欲犯省城。請就近撥兵應援一摺。逆船現在逼近江口。江寧省城防堵緊要。昨據奕經等奏。前後已撥兵六千餘名。前赴江蘇。並據牛鑑奏稱。現將江陰及京口焦山一帶。布置妥協。即至省城與該將軍等會商一切。所有江寧省城。應如何添兵防堵之處。本日已諭知牛鑑與該將軍等妥商籌辦。其京口沿江各隘。前已有旨。飭令劉允孝仍回江蘇。與齊慎擇要分屯。互為聲援。該將軍等仍當嚴飭所帶弁兵實力防守。不獨省城根本之地。固應慎重。即各汛要隘。亦當一體嚴密巡防。毋使稍有疏懈。是為至要。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前因該逆有直犯揚子江之信。當與耆英等面商。臣親往沿江一帶相機防禦。查得大江形勢。以江陰之鵝鼻嘴為最要。臣暫駐無錫。居中調度。嚴飭地方文武。於該處沙線灣曲之處。暗釘樁石。並於鵝鼻嘴安設大礮。阻其衝突。兼豫備火攻船隻。以資延燒。復於陸路設伏。防其登岸。於五月二十六日。由驛奏

聞在案。連日據寶山縣稟報。吳淞口所泊大小夷船七十餘隻。僅留七隻。餘俱陸續向西北駛去。又據楊舍營稟報。夷船共有五六十隻。駛進福山。茲復據江陰縣稟報。初三日傍晚。該夷火輪船二隻。已乘潮駛過鵝鼻嘴。其在後各船。約在

一二十里之外寄碇等情。臣查鵞鼻嘴。係南岸山嘴。下屬深洪。夷船可從此入。是以設礮安兵。加意防堵。近因朔初係海潮大汛。江水陡長七八尺。該逆火輪船二隻。不由嘴下深洪。竟由北岸繞越而過。刻下大小夷船。尚在江中寄碇。自係等候火輪船。探水淺深。以定進止。臣現飛飭督防之常鎮道周頊。徐州總兵王志元。水師副將孝順武等。將備防之火攻船等項。整理周密。相機截擊。惟自鵞鼻嘴以上。即為象山焦山再上即為京口。除已分派員弁。於焦山豫備大器阻截外。京口為江省鎖鑰。參贊大臣齊慎。本日已帶兵七百名。行抵無錫。與臣會晤後。即前赴京口。臣於

拜摺後。亦即赴京口。會督籌辦。一面飛咨揚威將軍。將派撥之江西兵二千名。礮位四十尊。星夜兼程。來至京口協防。當此我兵膽怯之後。人心震動之餘。情勢萬分危迫。臣惟有與齊慎。勉竭血誠。多方設法拒守。以仰副

聖主付畀封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入江陰縣境。現在相機防禦一摺。據奏逆船五六十隻。駛進福山。其火輪船二隻。已乘潮駛過江陰之鵞鼻嘴。大小逆船。均在江中寄碇。等候探水。該督現已分飭鎮道。將前備之火攻船。整理周密。相機截擊。齊慎。牛鑑均已趕赴京口等情。覽奏均悉。逆夷由海入江。先遣火輪船闖入江

陰。即難保無大幫逆船。跟蹤內犯。大江形勢。究與外海不同。如果逆船駛進。務將備防之火攻等船。相機截剿。一面於京口上下地方。嚴行防堵。再於鸛鼻嘴下游。沙線灣曲處所。用船裝載沙石。填塞要害。斷其歸路。其江北口岸。亦須派員帶兵。嚴密防禦。前據奕經等奏。已將派撥之江西兵二千名。攜帶大礮四十位。撞礮一百桿。迅解江蘇。計此時當已抵蘇。著耆英齊慎牛鑑劉允孝程矞采會同商酌。於扼要處所駐紮。如兵力尚單。即著曉諭紳民人等。雇備船隻。團練義勇。激以忠義。許以重賞。既可為國殺賊。即以自衛身家。當可濟兵力之所不逮。該大臣等務當設法拒守。於萬難之中。力求保全之策。方於國事有益。而殊

勳立奏也。本日據德珠布等奏。請撥兵應援一摺。現在齊慎午鏷業已馳抵京口。江寧省城緊要。應如何添兵防守。著該督等妥商辦理。毋稍疏懈。

盛京將軍禧恩奏。竊照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謠。有旨諭令禧恩托渾布。相度地勢。豫籌防範。現當南風司令。難保該逆不乘風北駛。該將軍等務當恪遵前旨。將前路兵徽移至後層。待其舍舟登陸。相機轟打。分路橫擊。著各先事豫籌。毋致臨時貽誤。儻盛京兵力尚單。著該將軍酌量截留。俾資堵勦。再前據僧格林沁奏。自備三盟

蒙古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候調。萬一吉林黑龍江之
兵。全赴天津。而盛京兵力不敷。即於此項兵丁內。酌量截留。以
為策應。著該將軍通盤籌畫。速行奏聞等因。欽此。竊思逆夷雖
恃其船堅礮利。熟悉水性。然我兵總不與海上交鋒。即無
所施其伎倆。既不與海上交鋒。則陸路之埋伏攻勦。必當
急為講求。伏查
盛京八旗官兵。共一萬五千有奇。除各項差使外。可以操演
戰陣者。省城實有四千餘名。外城共有四千餘名。前在省
城挑選勁旅一千名。勤加練習。此外各兵。亦隨同操演。皆
為有用之師。今又在省城加選精壯二千名。連原挑之兵。

共有三千名。足數設伏進攻之用。並令南路之熊岳鳳凰城遼陽。西路之廣寧義州各選精兵二百名。即在該城勤加操演。一遇有警。立即調赴各附近海口。協同防堵。再加以海口原有之兵勇。似可無虞兵單。奉天沿海地方。千有餘里。並有人跡不到之處。勢難處處設兵防衛。所可恃者。各海口多有沙線淺灘。明險暗險。大船不能駛至。而杉板小船。則在在皆可攏岸。然亦必有漢奸為之導引。方敢舍舟登陸。奉天雖向無漢奸。惟恐該逆主使其舊有漢奸扮作商人。溷入探道。並恐該逆邀截商漁船隻。威脅利誘。為其使用。著選派明白曉事委員。會同該地方官。勘明沿海

硃批所見極是

地方。凡有可以通舟之偏僻小口。各就地勢。設法堵塞截斷。使其無路可通。不能潛行上岸。並嚴查出入。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即行盤詰究問。仍將商漁各船。收入口內。勿為逆夷所得。至水師營原有戰船。尤應加緊防範。以昭慎重。該逆前在廈門寧波乍浦皆得而不守。亦未敢深入內地。其志不過在沿海擄掠。雖係寇盜行徑。而所以招之使來者。皆因各口岸聚集商賈。廣積財貨之所致。設遇該逆乘風北上。即令沿海鋪商。豫為搬移。儻不願遷避。令其認真團練。自顧身家。方期有備。至島嶼居住煙户。類皆窮苦小民。原無財帛可圖。然為逆夷所得。則人可供役使。牛羊可

供食用。亦應飭令遷徙腹地。為堅壁清野之計。是亦窮蹙
逆夷之一端。等親歷各海口。所有扼要處所各礮位。俱已
安置後路。在陸地層層設伏。臨期厚集兵力。似不致於不
能得手。
盛京實屬根本重地。尤宜嚴加防範。等悉心體察。按現在情
形而論。本省之兵力。似已足數本省之防堵。儻將來時勢
不同。必須應調他處協防之兵。即欽遵原奉
諭旨。一面具奏。一面咨調。以期毋誤事機。
禧恩又奏。再等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
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哴阿差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等因。欽此。並准吉林將軍知會。此次續奉飭調兵一千名。分作四起。間二日行走。頭起兵於五月二十七日。自吉林起程。約計六月初二日。即可進威遠堡邊門。黑龍江兵。向進法庫邊門。并飛咨黑龍江領兵副都統。即照吉林章程。間二日行走。以免沿途擁擠。一面飛咨吉林黑龍江領兵副都統。各分兵五百名。徑行進關。聽候都統哈哴阿差遣。尚餘吉林兵五百名。駐紮高橋。至黑

龍江兵五百名。若令其駐紮

盛京。往返繞道數百里。中隔巨流河大淩河。如遇河水漲發。即難剋期濟渡。擬請將此項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在大淩河駐紮。一遇調遣。即可迅速遄行。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籌畫防夷事宜一摺。所奏均屬周妥。能中肯要。盛京為根本重地。防範夷匪。必應計出萬全。據奏逆夷船堅礮利。總不與海上交鋒。現籌陸路埋伏攻勦。並將扼要處所礮位安置後路。業於省城挑選精兵一千名。又加選精壯二千名。並於南路之熊岳鳳凰城遼陽。西路之廣寧義州。各選精兵二百名。加以海口原有兵勇。設伏進攻。均足敷用。該將軍務當

嚴飭所屬勤加操練。毋致有名無實。仍著隨時察看如尚須調他處協防之兵。即道前往。一面咨調一面奏聞。至該省沿海地方。雖有沙線淺灘明險暗險。亦難保無漢奸導引。乘駕杉板小船。登岸滋擾。且恐該逆將帶來舊有漢奸。扮作客商及行路之人。溷入探道。並恐商漁船隻。為其邀截使用。該將軍現將偏僻小口。設法堵截嚴行盤詰奸宄。並將商漁各船收回內地。水師戰船。一律防範。俱著照所議認真辦理。該逆沿海擄掠各處果能堅壁清野。自必勢窮力蹙。所有該省海口鋪商。著該將軍臨時酌量。飭令豫為搬移。如不願遷。即令自行團練。島嶼煙戶。亦令遷徙腹地。毋使臨時反為逆夷所用。又另片奏。前諭留駐盛

京之黑龍江兵五百名擬令在大淩河駐紮。如有徵調可期迅速遣行等語。亦均著照所議行。

丁亥。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臣等於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一日。

奉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風聞閩浙夷船意圖會同北竄一摺。逆夷詭詐異常。保無故作北駛之謠。爲聲東擊西之計。或欲再犯廈門。或就近駛向臺灣。欲圖報復。均未可定。著怡良。劉鴻翱確切查探。迅速具奏等因。欽此查僞示所載。兵船三十餘隻。淺水港小船一百二十隻之謠。三月間即已傳揚。謂四月間即至廈

門寄碇。今已五月下旬。所傳已不確實。以臣等愚昧之見。該夷如此狡獪。設有聯艅北竄之議。似可即從外洋駕駛。亦何必多此紆折。或係漢奸有意造作。以冀多雇壯勇。抑係故意傳聞。藉惑觀聽。蓋其險狡之端。不一而足。無以證其為虛。即無以證其為實。若遇事張皇。適墮其虛聲恫喝之計。若一概置之不論。又慮其乘間竊發。惟有恪遵
指示。督飭員弁。嚴行防範。不致稍存大意。以冀不致貽誤。現在逆船在鼓浪嶼者九隻。時有出入。尚無動作。前經飭令廈門同知。並商漁船隻。隨時確探稟報。一有確切之信。當即迅速馳奏。

怡良劉鴻翺又奏。再臣等接到兩廣督臣祁𡊮飛咨。現據中路文武探報。𠸄逆大巡船一隻。中巡船六隻。小巡船三隻。裝兵夷船二十隻。大輪船一隻。共三十一隻。均於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三等日。先後駛出老萬山。揚帆東去恐係駛往閩浙等語。又據浙江巡撫臣劉韻珂鈔摺咨會。查去秋該逆攻陷定海等處時。其船共計四十餘隻。嗣雖時有增減。總不離乎此數。今定鎮兩處之船至五十三隻。而定海縣所轄之滿山洋面。尚有逆船三隻。昨接兩江督臣牛鑑咨會。稱該逆攻犯寶山。其船共計二十六隻。是江浙兩省。現共有逆船八十四隻。較之去秋船數。增

至一倍。前所聞廈門到有夷船之說。竟屬確實等語。臣等於五月十四日。覆奏閩洋經過夷船。往北者僅有五隻。往南者四隻。復查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止。南澳鎮報五月十八十九兩日。有二桅夷船二隻。駛往東北。二十日有三桅夷船一隻。駛往西南。統計四月二十四日以後。北駛之船。僅有七隻。而南駛者亦有五隻。較之浙洋現有之船。相去懸殊。是該逆從外洋駕駛。不必盡從水綫。或即劉韻珂摺內所稱。借自天竺呂宋。無須經過廈門也。且夷船至廣至閩。不過數日即到。乃以币月之久。所報僅有此數。而劉韻珂五月十五日之咨。江浙兩省之船。較去年增至一

估。該逆謊詐之端。即此可見。所有接准粵浙兩省咨會。理

合將實在過關船數。附片具奏。

硃批知道了。

戊子。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查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

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前在定海攻勦逆夷。

同時陣亡。欽奉

恩旨飭令查明該故員等子孫幾人。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查葛

雲飛係浙江山陰縣人。鄭國鴻係湖南鳳凰廳人。王錫朋

係順天大興縣人。鄭國鴻有子鄭鼎臣。係浙江候補批驗

所大使。此外子孫幾人。及葛雲飛王錫朋子孫幾人。應檄

飭山陰縣。並咨直隸湖南各督撫臣。分別確查奏報。經臣附片陳明。並分別咨行查辦在案。茲據山陰縣查明。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生有兩子。長子葛以簡年二十三歲。讀書就試。次子葛以敦年十八歲。現應武試等情。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家屬皆隨任赴浙。茲據該故鎮之子鄭鼎臣稟稱。伊父生伊及胞弟鼎馨二人。伊現年三十九歲。由歲貢捐納批驗所大使。分發浙江候補。現奉

恩旨賞加四品頂戴。伊因胞伯國林無嗣。出繼承祧。伊生子二人。長子銛。年十七歲。係監生。次子鑄年十五歲。伊弟鼎馨早故。有子一人鍔。年十九歲。係監生。鍔已生子一人。年尚幼

小伊之次子錡伊父在日亦繼與伊弟為子等情由總局

司道詳請具奏前來臣覆覈無異理合恭摺具奏

諭內閣劉韻珂奏查明陣亡各總兵後裔一摺原任浙江定海鎮

總兵葛雲飛之長子葛以簡著賞給文舉人次子葛以敦著賞

給武舉人均准其一體會試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孫監

生鄭鈺監生鄭鍔均著賞給文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朕表

忠延賞至意

參贊大臣署杭州將軍特伊順奏查乍浦駐防滿營城臨

海濱逼近大洋其東南西三面沿海皆可登岸兼之該處

居民多係福建同安縣並杭州甯波府屬之人良莠不一

難保無歷年傳遞煙土匪徒溷雜。而旗人中平時又未免有藉端勒索之弊。以致怨恨深結。非止一日。前次逆夷攻陷乍浦。並無焚燬滿營房屋。迨逆夷退出之時。皆係漢奸土匪。拆燬門牕戶壁。並將南關外行家鋪戶。盡行焚燬以圖搶掠。惟藏兵廟宇。及水師船隻。實係逆夷焚燬。現查乍浦滿營官兵內。除陣亡殉難外。僅一千二百餘名。如仍令歸駐乍浦。實不足以資防堵。且現在外患未除。又慮與在地匪徒。挾昔日之嫌。滋生事端。所以前經署理杭州將軍書英奏明。將招集乍浦滿營潰敗官兵內受傷者。飭令赴杭城醫治。其未受傷官兵。就近酌留嘉興。分撥防守。惟伊

等眷屬。人數眾多。現在杭省滿營內。暫為安置每大口日給錢八十文。小口日給錢四十文。雖每日發給無多。而現有眷屬三千九百餘名。合計亦屬不少。當此耗費孔多之際。不得不籌議撙節。䝉輾轉思維。如將該眷屬家口。仍居杭省。則發給錢文。何所底止。若竟停止發給。則該兵丁等每名月領餉銀二兩。除扣還修房紅白事件借項外。實賸銀一兩數錢。且相隔二百餘里。兩處盤纏。實難兼顧。擬將該眷屬家口等。統歸嘉興駐紮。既可防守城垣。亦可兼顧家計。兩有裨益。䝉於四月二十四日。前赴嘉興府親歷細查地勢該處河道四通八達。實屬扼要之地。離郡城約有

十里。東栅口外。河汊紛繁。正東四十五里。直通平湖縣。東南八十里。即通海鹽。乍浦海口東北距嘉善縣二十六里。正南一百一十里。可通海寧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可通杭州省城。一百七十里。又通湖州。正北一百九十里。直通江蘇省城。查東栅口外。十八里橋內。道路窄險。河汊灣曲。即有眾多逆夷。亦難容身。且可伏兵擊勦。李與揚威將軍奕經面商。業由奕經飭派漢中鎮總兵德坤。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管帶陝甘官兵一千名。扼要分設防堵。復查嘉興府城。本處綠營官兵。除分設各汛防堵外。在郡官兵。只賸一百數十餘名。不但不足以資防守。即彈壓土匪。亦恐難

以周到。苐擬將乍浦滿營官兵一千餘名。並該官兵眷屬家口。統歸嘉興暫行駐紮防堵。以壯聲勢。亦可免其兩處重支糜費。俟大功告蕆後。再行妥為安置。

諭軍機大臣等。特依順奏。請將乍浦滿洲營現存官兵並眷屬家口。統歸嘉興駐紮等語。乍浦滿洲營官兵。除陣亡外。現存一千餘員名。著准其統歸嘉興暫行駐紮。以資防守。該官兵等眷屬家口。即令隨往郡城駐防。俾令兼顧家計。仍著該署將軍派委妥員。前往彈壓照料。毋任滋事。至乍浦防堵事宜。現令派令德坤哈拉吉那營帶陝甘官兵一千名。扼要分守。著飭令該總兵等。隨時加意防備。不得稍有疏懈。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查察哈爾官兵。經臣巴清德暨該總管吏齊達什德哩克等分帶。已於本月初九日到津。所有前經奏明擬將該官兵等分營屯駐之處。現在委往踏勘員弁業已旋津。勘得羊耳莊商各林車沽坨馬棚口灰墩等五處內。仍以羊兒莊商各林為較寬。然總不及新城一帶。水草豐肥。樹木深茂。較為涼爽。臣等公同商榷。夷船既未北駛。所有新到察哈爾蒙古兵內。除俟犒賞後。先將擬撥大沽北塘之五百名。定地安插外。其餘一千五百名。仍在新城一帶駐牧。其踏勘安營地方。擬暫緩遷移。俾得休養。且該處距各海口。俱不甚遠。一有調遣。

呼吸可通。再行分撥安插。亦不致誤事。第該兵丁人數衆
多。初來內地。僅交該總管等管帶。似尚不足以資彈壓。臣
巴清德即日移駐新城地方照料。以昭慎重。臣等連日將
防堵全局。彼此悉心講求。如濱海擊船。守臺避礮。前進焚
勦。後路接應。及一切設伏誘敵諸法。已經臣訥爾經額。於
五月十七日覆奏籌備情形摺內。縷細備陳。除奉
硃批指示垂詢處所。臣等另摺具奏外。查逆夷性情詭譎。固宜防
白晝之冒犯。尤當防黑夜之潛來。嚴正路之兵防。尤當嚴
僻路之巡警。沿海一帶。自大沽南岸起。至狼坨子止。計程
二百餘里。自大沽北岸起。至山海關止。計程六百餘里。已

經臣訥爾經額安設馬撥五十餘處。晝夜傳遞。已足資守
望。今更添馬隊。臣等酌擬。即由馬隊內揀派該管官弁。分
數會哨。梭織巡查。耳目益周。稽查益密。即使其或乘黑夜
潛來。或由僻路偷竄。亦易覺察。至
聖慮所及。逆夷上岸之礮車一節。臣等復加體察。凡沿海處深淺
不等。實皆泥淖。即使該逆得間上岸。現有傳遞會哨兵丁。
賊寡可以立擒。賊眾亦無難分赴大營及各後路馳報。兜
擊夾攻。臣等仍隨時申誡。到處防查。不敢稍存大意。以仰
副
皇上諄諄訓勉之至意。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再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五百名。前經奏明在李八廠等五處地方。分撥駐紮。沿海會哨。查李八廠。距栢各莊六十里。栢各莊距馬頭營六十五里。馬頭營距湯家河五十里。湯家河距周家營六十里。該兵丁等梭織巡查。聲勢足以聯絡。惟周家營距臣哈哴阿駐紮之石河口。道里綿長。仍恐未能周密。臣等公同商酌。擬將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五百名內。酌撥黑龍江兵二百名。在適中之洋河口地方後路屯紮。現已知會臣哈哴阿。督同地方官。擇其水草豐足之處。安營屯駐。以便往來會哨。其餘續調之官兵八百名。仍在大沽迤北。北塘迤南各

礮臺後路駐紮。已足以資接應。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兩江督臣牛鑑奏稱。傳聞𠸄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肆擾等語。查海豐縣至山海關沿海一帶。上年經臣訥爾經額。一律挑空品字明暗陷坑。寬深均有六尺餘。重疊三四層不等。人行尚難擇路趨避。斷非車馬所能直衝。現因大雨時行。恐有泥沙淤墊。先經臣訥爾經額。飛飭該地方官認真挑修。務使照舊寬深。仍派員逐段稽查。於先空陷坑之後。不拘品字形勢。隨處多伏陷坑。總期逆夷車馬上岸。不陷於彼。即陷於此。仍另設標記。密為通飭。不使我兵或有誤入之虞。至濱海各處與捻

夏令潮旺。泥淖甚深。即秋後水涸。而潮汐依舊往來。其泥淖稍淺之處。設使沙灘顯露。均有明暗陷坑。密置在後。當亦非車馬所能馳驅。臣等仍加意防維。時時巡察。以防豕突。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臣訥爾經額於五月二十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據訥爾經額奏。遵旨籌備一摺又另片奏。查察天津地勢情形等語。所議各條。尚屬周妥。其中有一二處。尚須究論。以臻盡善者。著候賽尚阿到後。與該督詳細籌畫。再行具奏等因。欽此。

臣等伏查前摺內奏。夷船如果駛進。度我礮可及彼船。然

後連環施放。以重子擊其船。以窩蜂子擊其人。決不可一
見船影。一聞礮聲。即行開礮。以致敵船逼近。轉有礮熱難
施之處一條。仰蒙
皇上於窩蜂子擊人句旁。
硃批。應再申明。欽此。查逆夷肆逞。全恃船多礮多。將船連排橫截
河面。一面開礮。一面並進。此其長技。臣訥爾經額上年曾
議於河內設伏鐵錨之處。兩旁密釘木樁。接連數十丈。將
河身擠窄。僅留一二船可進之路。使其船不能並到。彼在
後之船。如欲開礮。必慮自擊前船。如欲下水拔樁搬錨。既
非數十人所能為。而以窩蜂子裝礮擊打。傷賊更多。其前

面之船。為兩旁木樁所礙。不能衝突。用礮轟擊。與立標打

準無異。擊損一隻。方可再進一隻。該逆即有船數十隻。窮

於不能並進。當亦無所施其伎倆。曾於上年九月間。奏蒙

聖鑒。近又於中間設伏之木牌上。安礮數尊。暗伏水勇。木牌不慮

其礮打。水勇於牌後可以藏身。相機施礮。夷船在木樁之

外。足可轟擊。即有多賊下船拔樁。並以窩蜂子趁勢排打。

尤為得力。曾於三月內奏明在案。且訥爾經額以夷船稍

大者。質必堅厚。必須大礮重子。方可擊損。其杉板小船入

則必多。船多則賊多。窩蜂礮子一發有數十枚。用此擊之。

所傷必眾。此以重子擊船。以窩蜂子擊人之本意。茲蒙

垂詢謹遵

旨申明又葛沽一帶。沿河兩岸。勘定扼要處所。分伏兵礮一條。奉

硃批。甚好但不知其幾處埋伏。欽此。查葛沽至郡城水路百餘里。

陸路七十餘里。臣訥爾經額前赴海口時。沿路留心察看。

共有十一處。可以設伏。惟此等地面。係防逆夷小船駛入。

全以礮火取勝。不在處處安設多兵。臣訥爾經額擬每處

暗伏二百斤以內鐵礮數尊。竹礮二三十尊。酌伏兵勇數

十名。水陸兼防。夷船萬一駛入。出其不意。相機轟擊。實屬

順勢得手。其中距城五里許之紫竹林地方。形勢尤好。遠

眺可至數里。沿河一帶村落。三五相連。林木茂翳。該逆遠

望不見我兵營盤。臣訥爾經額。擬於此處安設五千斤銅
礮二尊。兵一千名。紮營在彼。以期緩急足恃。且洋船來津。
向在紫竹林上下一帶停泊。彈壓稽查。尤為得力。又防守
礮臺一條。奉
硃批。或從旁或從後抄來。未議到。欽此。查後路層層設兵。即以防
其抄襲。臣訥爾經額前已於
交議十三條內。詳細奏蒙
聖鑒。又北塘迤南鹽灘。埋伏陝兵五百名一條。奉
硃批。再議。欽此。查北塘海口。距礮臺約三十餘里。其間兩岸淤灘。
該逆艘可登岸之地。惟距海口五六里。灘岸迤南有鹽灘

一處。竈戶於此曬鹽。鹽灘之外。有鹽溝一道。較他處鹽溝
稍寬。向有小船在彼掌水曬鹽。可通胡超安營之新河地
方。暨大沽北礮臺後路。該逆駛入攔江沙內。行六七里。即
到此處。離我礮臺南遠。礮不能及。設用杉板小船。由此處
潛入。竈戶自已躲避。以內。即可漸通乾岸。不可不防。臣訥
爾經額前赴北塘。復行查看。因與提臣胡超商議。委督標
中軍副將閻正興。固原提標遊擊龍澤厚。詳加履勘。洵為
埋伏得力之處。擬於溝內。暗伏兵丁五百名。藏於小船之
內。其地兩岸皆高。中係曲折深溝。該逆遠望不見設伏情
形。若用小杉板潛入溝內。未及可以登岸之地。我兵待其

將近。突然施放槍礮。船不能前進。亦不能折回。人船勢必俱傷。即有登岸之賊。胡超後路大隊。堵截兜捡。無一漏網。實足以制勝。

賚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再前蒙

發交防勦機宜十三條內。北塘北岸。尚須接應。應由胡超酌撥陝兵等語。當經臣訥爾經額。與提臣胡超商議。據稱陝兵大營。駐紮新河鹽溝。設伏議派陝兵。距大營不遠。屆時撥派。可無貽誤。若酌撥北岸。究隔一河。聲勢未能聯絡。臣等查北塘北岸。原有防兵六百五十名。擬於南岸防兵內。撥出三百五十名。移駐北岸。湊足一千名之數。以資接應。即於

現調本省宣化兵丁內。派撥五百名。駐紮防守。其鹽溝設
伏五百名。仍由提臣胡超臨時派調。如此則陝兵可免分
營。而宣化鎮石生玉。復有本標兵丁可用。似為合宜。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臣訥爾經額。於五月二十一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防勦事宜五條。可備採擇。茲先鈔錄原奏。發交訥
爾經額閱看。著俟賽尚阿到後。會同相度情形。酌量布置。以臻
周密等因。欽此。並將奕經等原摺鈔寄前來。臣等將原奏內臚
陳防堵事宜五條。逐一研究。內天津貨船。皆能抵關門一
條。查向來閩廣商船到津。必先在 山東登州府廟島地方。

候潮開行。迨赴大沽海口。由天津鎮委弁點收軍器。天津道委員查驗票照。然後差雇漁船。前往帶路。始可避淺入口。實不能直抵關門。現在海防喫緊。臣訥爾經額於餘港小汊。節節派有員弁。明查暗訪。不令漢奸潛迹。即本地商船販運出海。亦飭令天津道。取具各船主切結。俾各約束其船上舵水人等。勿為該逆所餌。設該逆果有北駛消息。即當嚴禁出入。以杜漏洩軍情。並免搶奪船隻。至店鋪廟宇。逐日輪查。凡有閒雜人等。立即盤詰根究。疊經出示曉諭。勿許妄造謠言。搖動人心。民情實為安堵。又北方地勢寬展。並該逆最畏擡礮一條。查大沽等處扼要安營。及沿

海一帶。瞭望傳鐵等事。歷經臣訥爾經額具奏在案。至槍礮輕而易舉。最為軍中利器。各弁兵演習。均能及遠有準。該逆如敢登岸。足可得力。又建築土墩。不甚可恃一條查南省在沿塘近海之處防堵。逆夷桅礮可及土墩。重壘堆放。自易坍塌。此間設防之地。既為大船桅礮所不能到。其可以駛入口內之火輪船杉板船。雖皆有礮。勢不能如大船之多。亦不容其切近擊放。且礮臺之上。所安土壘。前一層用直。在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樑。覆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攔。可

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其土壘皆用土袋重壘堆成。臨時用水浸溼。不致有擊塌之虞。而前面土埝土牆。層層遮護。亦與土城無異。再接仗之時。所有營內帳房一切。可以引火之物。擬令全行撤去。使該逆雖有火箭。亦無能為。又逆夷聲東擊西。每當槍礮相持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衝行陣。或截營盤一條。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一面臨河。附近並無可以繞至營後路徑。礮臺各後路。層層安兵。既為礮臺接應。即以防其抄襲。亦經臣訥爾經額詳細具奏在案。又北方地勢既曠。逆夷必以大隊攻撲一條。查大沽北塘兩處海口。最為喫緊。兩岸一

片泥灘。並無行路。即使該逆登岸。萬不得以大隊蜂擁前進。其餘各小海口。僅能駛入三板船隻。不能裝載大隊。且經空有陷坑。重壘多層。大隊亦難施展。惟五人魚貫一排。連環施放鳥槍。頗為該逆長技。現在我兵教演擡槍。亦係連環施放。且夷槍所及。不過數十弓。我兵擡槍。遠至二百弓。是夷槍未能及我。而我槍已先及彼。況有馬隊接應。臨時相機衝壓。自更得力。至逆夷慣用炸礮。我兵宜以散隊進攻一層。臣等現已密飭鎮將。曉諭弁兵。臨陣之時。多用散隊進攻。使其炸礮落於空處。不致傷我兵丁。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前蒙

交閲御史蘇廷魁一摺。內有恐我兵不知逆夷伎倆。致為驚嚇。請
飭曉諭兵民人等。勿為逆夷虛聲所懾等語。查該逆在南省得手。
祇在大船大礮。其餘伎倆。皆係虛聲嚇人。南方兵力柔脆。
所至蹂躪。因而漢奸播散謠言。轉相傳述。冀以搖動人心。
臣訥爾經額前已據所聞。編為淺語數條。交該鎮將等於
訓練兵丁之時。明白曉諭。使知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臨時
應敵。俱有準備。以操必勝之權。又蒙
交閲兩江督臣牛鑑片內。有大礮擡礮鳥槍。退設於深洪較遠七
八里之處。以待陸戰等語。查該夷以船為巢穴。即以水為
巢穴。進則取勝。退亦無憂。防海者靠岸為營。有退無進。江

浙等處失利。未必不由於此。臣於大沽北塘一帶所守係屬海河。距海口尚有二十餘里。安兵設礮。猶是堅壁以待之法。海面地勢寬曠。層層安設兵礮。以備陸戰。與海上交鋒情形迥異。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再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現在直隸兵丁。尚須添派。著該督於所屬各營。挑選步隊兵丁一二千名。前赴天津。以資防堵。更為周密。現已調察哈爾官兵二千名赴津。又調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擇要駐紮。以壯聲威。所調山西官兵。著於河南一帶。

迅速迎提等因。欽此。臣訥爾經額當即遵
旨添調提標正定鎮標大名鎮標兵各四百名。宣化鎮標兵八百
名。天津鎮標兵四百名。來津分撥防堵。其山西兵一千名。
已由太原鎮總兵善祿迎提管帶到津。所有察哈爾吉林
黑龍江山西各該兵丁口糧。均照本省奏准成案。每名每
日折給銀一錢五分。官員鹽糧照例支食。至察哈爾蒙古
兵。並吉林黑龍江兵丁。例應每兵給馬三匹。所需餧養如
願全折馬乾者。照依上年
欽差都統哈哴阿奏案。每名給乾銀一錢五分。不願折乾者。按實
馬一匹。照例日給料豆三倉升。十斤重草一束。例馬二匹。

仍給折色。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續商防堵事宜。及密奏設伏情形。遵議防勦五條各一摺。據奏察哈爾官兵。已於本月初九日。掃數到津。擬撥大沽北塘五百名。其一千五百名。仍在新城一帶駐牧。暫緩遷移。以資休養。該處距各海口不遠。一經調遣。呼吸相通。巴清德移駐新城照料等語。覽奏已悉。其逆夷黑夜潛來。亦經安設馬撥五十餘處。晝夜傳籤。足資守望。又添馬隊會哨梭巡。稽察益密。至沿海各處深淺不等。實皆泥淖。如果乘間上岸。現有傳籤會哨兵丁。分投馳報。可期兜擊夾攻等情。均著照議辦理。仍當嚴飭管帶員弁。認真巡哨。無任有名無實。至吉林黑

龍江官兵。前奏分駐李八廠等五處。尚未周密。准其酌撥黑龍江兵二百名。在適中之洋河口地方後路屯紮。午鑑所奏。㬥逆欲以馬車馬廠。運送天津肆擾。早經該督空掘陷坑。不任馳驅。覽奏甚屬放心。所奏寓蜂廠于擊人之法。及沿海十一處埋伏。並北塘造南豐溝。埋伏陝兵各情形。所議俱屬妥當。即著照議辦理。另片奏。北塘北岸防兵。於南岸撥兵。湊足一千名之數。仍於添調宣化兵內。撥兵防守南岸。所辦甚好。其奕經前奏防勦五條。現據查明天津貨船。不能直抵關門。如有逆船北駛消息。即著嚴禁出入。以杜漏洩軍情。並免搶奪船隻。據啜現已演習。均能及遠有準。大沽北塘各處。並無繞至營後路徑。該逆亦不

能以大隊攻撲。所議均屬周妥。惟逆夷慣用炸礮。我兵宜以散隊進攻。著俟臨陣時相機布置。毋墮奸夷詭計。另片奏覆御史蘇廷魁條陳。覽奏均悉。前諭添派兵丁。赴津防禦。現已調取提標。及正定。大名宣化天津各鎮標兵來津。分撥防堵。前後馬步隊。實不為少。其察哈爾吉林黑龍江山西各兵。援案折給口糧鹽糧。並馬匹分別給予豆料折色之處。均照所議辦理。

己丑。參贊大臣齊慎奏。竊奴才於六月初三日。帶領官兵。由蘇州起程。前赴鎮江。行至無錫。與兩江督臣牛鑑會晤。知該逆火輪船二隻。已過江陰之鵝鼻嘴。尚有兵船五六十隻。隨後行駛。奴才當即連夜趕行。於初六日午間。行抵京口。

接晤副都統海齡。詢問籌防情形。據云業將所有旗兵。派守城垣。是夜督臣牛鑑。亦趕至京口。奴才密與籌商。以京口為江甯門戶。漕運咽喉。當用重兵防守。門戶既固。則江甯庶可無虞。即蘇州浙江。文報亦無阻滯。督臣牛鑑深慮江甯省城緊要。星夜趕回防守。奴才隨據探報。初七日。逆夷火輪兵船。已過圌山關。距京口數十里。旦夕可至。刻下鎮江客兵。除廣州將軍耆英前留一百名。在蘇州稽查漢奸外。奴才僅止帶兵七百名。實形單弱。查提督劉允孝所帶官兵一千名。不日可到。當即飛行照會。囑其趕至京口。協同防勦。至揚威將軍奕經所派總兵李鑄。帶領江西兵二千名。

尚興到來確音。又據督臣牛鑑留信。止留五百名防守京口。其餘一千五百名。派赴江甯省城等語。惟現在京口情形危急。斷未敢拘泥。擅將截留官兵緣由。恭摺由驛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齊慎奏。京口情形危急。請截留官兵協防一摺。據奏。初七日。逆夷火輪兵船。已過圌山關。距京口數十里。該大臣僅止帶兵七百名。現已知會劉允孝。將所帶官兵一千名截留協防等語。劉允孝已於初五日。自王家營折回江蘇。計此時已與該大臣會晤。著即照議協同防勦。毋致疏虞。逆夷由海入江。大江以內。淺灘暗礁。隨處皆有。該逆冒險深入。地勢未必周知。又非海洋可比。著該大臣等。懸立重賞。趕募水勇。雇備小船。暗

伏葦洲。豫備乘夜大攻。其江面官設紅船。及湖廣裝貨江船數亦不少。水手素稱矯捷。著以重價雇覓。相機調撥。萬勿為該逆所得。是在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人既盡為我用。地又有險可扼。逆兵深入之時。進易退難。當可制其死命。陸路再安布兵勇。必能得力。著齊慎牛鑑劉允孝趕緊妥辦。務期得手。斷不可藉口兵單。一味江岸株守。坐視逆船揚帆徑入。甚或搶奪官民財物。辦理更形棘手也。

又

諭。昨據牛鑑奏。逆船闖入江陰縣境。降旨令耆英等。竭力防範並曉諭紳民人等。雇備船隻。團練義勇。由六百里諭知。計已接奉

遵行。本日又據齊慎奏。逆夷火輪兵船。已過圌山關。距京口祇數十里。已諭令募船雇勇。趕緊辦理矣。因念咦夷橫行海壖。固恃船堅礮利。且恃外洋路徑。四通八達。得以來去自如。若大江則袤延數百里。別無港汊可通大海。是出入祇此一條江路。江中處處葦洲林立。儘可埋伏小艇。豫備火攻。加以沿江船戶民人。多能泅水。或負夜鑿其船底。壞其䑸舵。較海面當易得手。況逆夷即敢冒險深入。不能不從原路退回。俟其揚帆直趨鎮江揚州。江甯等處。我兵從後路多方攔截。即或該逆偶爾得手。其搶奪財物。自必仍由原路。運至大船。所雇水勇船戶。果能將其船隻奪獲。殺賊立功。即將船上所有之物。盡數賞給。其有能將

賊船焚燒者。亦必加以重賞。該逆內犯。全恃小船為爪牙。果能
將小船設法殲除。自足奪其所恃。斷不可因一時失守。遽爾潰
散。總當自鼓銳氣。凡有可相機致勝之策。極力籌畫。以期轉敗
為功。江蘇士習民風。向稱醇謹。涵濡教澤二百餘年。當此海疆
不靖。自必志切同仇。況已窺伺沿江。剝膚災近。必有智勇之士。
慕義而起。上為國家殺賊。建立功名。下即自衛身家。免遭荼毒。
如果眾志成城。羣思敵愾。較之各路調集客兵。當更得力。但必
有先導之人。方可聞風感奮。該省在籍大員。品望素著。眾所推
服者。頗不乏人。即或官職稍卑。而謀勇可稱。鄉評夙洽。亦可致
忠倡義。廣募鄉勇。共襄此舉。著牛鑑、程矞采選擇紳耆。諭以理

勢。俾各號召義徒。自相團練。或捐資置備船械。或協力運應官兵。因此地利。濟以人和。儻能攄著殊勳。朕必施恩格外也。

庚寅。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因逆船闖入江陰縣境。當即星夜馳赴京口。與參贊大臣齊慎。會商防禦事宜。業經奏明在案。茲臣於六月初六日夜閒。馳至京口。當與齊慎及副都統海齡會晤。其陸路戰守事宜。齊慎與海齡。業已擇要布置。至禦之於水路。則莫善於火攻一法。臣當即督飭常鎮道周項。鎮江府祥麟。趕緊備辦船隻木排柴草桐油硝磺等物。一面相視要隘。惟焦山南北兩門。號稱天險。查火攻之法。為該逆所最畏。不能用之於洋面者。以洋面水

平。而我之船隻不能駛近賊船。焦山孤峙江中。北面岸寬

而灘多。南面岸窄而洪深。且溜勢東趨。有似建瓴。我之船

隻木排。隱於山之西面。一字排列。俟逆船近至四五里之

遙。然後乘流縱火。一齊放下。當可制其死命。即倖而得脫。

亦必不敢冒險入我之重地矣。正在布置間。又據探報。該

逆火輪船二隻。駛至圌山關江面。被守關弁兵。擊中其一

隻。後梢夷匪落水者數人。當即折回。向南駛去等語。查該

逆受此小創。其爲糾約大幫。乘此潮大漲盛。一逞兇狡。無

疑。臣一面嚴催該道府等。多備火攻料物。一面遣人傳播。

我軍在焦山江口。用火攻船數百隻。專等焚燒。以疑其心。

查閩山關至京口。不過六十餘里。若該逆船三日不來則

我之器具齊備。足資延燒。仰賴

皇上天威。則江南全省。或可無虞。惟該逆詭譎萬狀。江南人心處處震動。萬一更有疏失。臣惟有誓死拒守省城。以無負

皇上付畀封疆之至意。現在火攻船。已備有八九十隻。木排共六十餘排。目前尚可敷衍。臣仍嚴催趕辦。以多多益善。並面授該道府等。以用火攻機宜。後即於初七日晚間。登舟連夜趕赴江甯省城。與將軍德珠布面商守城事件。並接准

湖北提臣劉允孝來咨。於初五日。欽奉

諭旨。仍令其折回江南防守。臣即飛咨劉允孝。由儀徵縣過江。至

省城會臨。又江西兵二千名。經揚威將軍派令總兵李錡管帶。來江接應。臣與齊慎面商。檄行該總兵分兵一千名。交齊慎管帶。餘一千名。即行來江防堵。所有江甯省城客兵。止有二千名。實屬單薄。再四思維。就近又無可調之兵。除再飛咨揚威將軍遣兵來援外。謹恭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籌防江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牛鑑馳抵京口。與齊慎海齡晤商戰守事宜。已擇要布置。現在該督馳赴江甯省城。保護根本重地。惟京口係各路匯總要道。該逆船隻所必經。若將京口設法守住。自不至分竄各處。並直犯省城。著劉允孝帶兵駐紮京口。堵禦南北兩路。即令已到江甯。仍即迅

速折回。毋稍遲誤。該逆火輪船駛至圌山關。被我兵擊中後梢。當即南駛。難保不糾約大幫。乘潮內犯。現經該督飭屬備辦火攻船隻。著即相度要隘。居時縱火焚燒。惟雇船切宜慎密。既恐漢奸勾串。反為賊用。又恐船戶詭譎。貪取逆夷重利。臨時並不攏近。祇於空闊處所。點放虛火。黑夜之間。但見火光。不能辨其近遠。何由知其燒船。此弊不可不知。並著仍遵前旨。俟逆船直趨鎮江等處。我兵從後路多方攔截。或趁其仍由原路運回財物之際。截其後路。不難制其死命。總在該大臣等。一面激勵將士。智勇兼施。立功膺賞。一面勸諭本地紳民。協同號召義徒。齊心敵愾。該逆如果受創。必不敢深入內地。肆行無忌。據稱防堵

兵丁單薄。已由六百里加緊。諭知揚威將軍奕經。遣兵應援矣。

又

諭。本日據牛鑑奏。籌防江口情形。並以兵力單弱。請撥兵往援等語。該將軍接到該督咨文。諒已酌量辦理。浙江防堵。固屬緊要。惟現當逆夷大隊船隻。竄入江境。自當先其所急。著奕經再撥兵丁一二千名。派委將備管帶。前往應援。無稍遲誤。此時逆船漸已駛入圌山關。顯欲進犯鎮江揚州江甯各處。惟該省內地。祇此一條江路。該夷肆意深入。實屬自蹈危機。現已諭令齊慎牛鑑等。截其後路。當可得手。著奕經悉心籌畫。飭令將弁兵丁。會同該督等所派各路兵勇。協力攻守。並助其縱火焚燒該逆

船隻。儹兵到之際。正值逆船已入大江。或將欲退出江口。著即
飭設伏要隘。明攻暗襲。斷其歸路。勿令該逆杉板火輪等船。與
大船聯絡一氣。自可奪其所恃。如能建立殊勳。江浙一體。勿分
彼此之見也。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照
夷船二十餘隻。在於福山口外游奕。並有火輪船。向江陰
靖江洋面行駛。恐礮力不能達及中洪。兩岸無從攔截。該
逆可以乘風直達揚子江。業經臣等於六月初三日。恭摺
馳奏在案。查由海入江。以江陰縣之鵞鼻嘴為第一重門
戶。該嘴屹立南岸。可以設礮屯兵。其北岸地方。盡係沙灘。

潮落則水勢淺阻。且該處無險可據。難以設防。是以督臣
牛鑑。飭令徐州鎮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同各本汛兵弁。在
於鵞鼻嘴。協力防守。一面札飭太倉州知州徐家槐。豫備
火攻船隻。及南岸釘樁堵截各事宜。旋據寶山縣稟。吳淞
口夷船三十餘隻。俱已起碇。向西北行駛。探聞欲至江甯。
並據劉河福山等處探報。夷船均由該境洋面陸續行駛。
已有六十餘隻之多。復經臣等飛飭江陰等縣。一體嚴防。
茲據常鎮道周頊等稟稱。初三日瞭見火輪船二隻。業由
北岸繞過鵞鼻嘴洋面。正值大汛之期。水漲七八尺。該船
順風直向上游沙線之上。乘潮行駛如飛。該處弁兵度量

礮力難及。未經開放槍礮。後面大幫夷船。相距不過一二十里。因兵力眾寡不敵。難以設法堵截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憤恨。該逆勢既披猖。情尤詭譎。似此險要之鵝鼻嘴。已可乘風乘潮。驀然闖進。則由此以至圌山焦山象山等處。江面漸寬。更可揚帆直達。長江門戶。實屬一無足恃。正在萬分焦急間。又接徐州鎮王志元。常鎮道周頊稟稱。該逆火輪船二隻。於初三日傍晚。在江陰縣上流二十餘里之申港停泊。初四日辰刻。回頭東下。申刻。在江陰下流八里之黃山港寄碇。其後面船隻尚多。不能辨數。又據京口水師遊擊李瀅稟稱。初五日辰刻。瞭望大幫夷船。及火

輪船。蜂擁而來。連檣直上。自辰至午。已有三十六隻。後面尚見更多。該逆如此猖獗。不特江陰對岸之靖江通州等處。人心震動。即江甯以下之揚州鎮江等府。均屬可危。儻該逆竟敢直犯江甯。則根本重地。更覺不堪設想。督臣牛鑑。已馳往鎮江。會同參贊大臣齊慎等。督辦攻擊事宜。該郡駐紮官兵。尚屬不少。其江甯省城。已添由浙調回之八旗官兵八百名。又有已到之江西兵三百名。即令星速前往。以資調遣。惟揚州兵力單弱。業已由臣程矞采飛咨漕臣河臣分撥弁兵。星速前往協防。臣等仍咨會江甯將軍等。督率將弁兵丁。認真守禦。第該逆船大幫衝突。即使按

兵不動。而道路已多梗阻之處。且難保其不分投擄掠。至
吳淞口尚泊有逆船四隻。脚船十二隻。太倉州稟報。劉河
口外。亦有二桅夷船停泊。並時見小船遊弈。自是往來接
應。其居心殊為叵測。該處逼近黃浦江。恐其再犯松江府。
肆行滋擾。並已咨行提鎮。嚴加防範。不任乘虛分竄。以固
蘇垣。

耆英。伊里布。程矞采。又奏。再正在拜摺間。接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耆英。伊里布奏。接閱首目回信一摺。覽奏可惡之至。該逆既
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與牛

鑾程菡來尊意勦辦。無稍游移等因。欽此。仰蒙我
皇上指示機宜。曷勝欽服。惟今昔情形迥異。即旦暮亦多變更。現當江水盛漲。伏汛方長。該逆船折戧往來。較內港檣帆行駛。尤為迅利。且彼兵在船安坐。施放礮。大直有不可嚮邇之勢。我兵在岸露立。既無障蔽。甫經敗挫。銳氣全消。大礮均已無存。兵械亦復不整。如驟與爭鋒。必難望其得力。甚至地方糜爛。民困滋深。殊覺傷心慘目。至從前督臣牛鑑所奏。水師戰船十六隻。招募各船大小七十隻。另製水輪船四隻。自吳淞失守後。均經散失。並被逆夷燒燬。無論一時倩辦不及。亦斷難與彼船相持。若一意堅守。長江既為

所扼則聲勢梗阻是戰守兩難日久更不堪設想惟有籲

懇

天恩俯念東南時勢應如何曲予矜全

敕下廷臣速議良策務期有裨

國計而衛民生

書英又奏竊查長江惟江陰縣屬之鵞鼻嘴最為險要今

逆船已駛過鵞鼻嘴三十餘隻其金焦瓜鎮相距不遠可

以揚帆即至是沿江州縣及江甯等處地方勢甚危急伏

思長江浩渺逼近淮泗暨集出沒界近楚豫民心强悍在

在攸關

聖明洞燭。何待斧縷陳。斧同伊里布現在省垣駐紮。彈壓鎮撫。仍
體察情形。如應前往京口應援。即酌量一人趕緊馳往。會
同督臣牛鑑等。熟商妥辦。其現在情形不慮醜類之眾。第
恐漢奸。有一二不軌之徒。別萌逆謀。則攻勦更屬不易。此
斧所以夙夜隱憂者也。再該逆每日閱看京報。江浙官吏。
皆有所聞。究竟由何處輾轉遞送。尤難測度。相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派委妥員。認真慎密詳查。一俟得其端倪。中外
關防。更須嚴密。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齊慎奏。逆夷火輪船隻。已過圌山關。距京口
祇有數十里。當降旨令僱船募勇。趕緊辦理。並諭耆英齊慎牛

鑾。程矞采劉允孝等。豫備小艇火攻。或該逆船揚帆闖進。我兵從後路設法攔截。並懸立重賞。購募水勇船户。及曉諭紳耆捐資團練。以期保衛。諒耆英等。接奉此旨。即已相機籌辦。兹據耆英程矞采等奏。逆船闖入江口扼要地方。現在分別防守一摺。著遵前旨。竭力籌畫防堵。毋稍疏虞。至揚州兵力單弱。本日已降旨令麟慶帶兵堵禦。斷其由江入河之路。以資江北保障。又耆英奏。逆夷每日閱看京報。請飭查拏一摺。所有遞送京報之人。即係漢奸。可恨可惡。著該大臣嚴密查拏到案。於審明後。一面即行正法。一面奏聞。又另片奏。自吳淞失守後。所有豫備戰船。及招募各船。均已散失。現在戰守兩難。請飭廷臣速議良策

等語。前於初八日有密諭交耆英妥籌辦理矣。

又

諭。現在逆夷猖獗。有由揚子江直犯江甯之謡。該逆如由內河北駛。必多備小船。由瓜洲進口。直趨揚州淮安各處。不可不加意嚴防。此時牛鑑駐守江甯省城。勢難兼顧。著責成麟慶於由江入河扼要處所。嚴密防堵。毋令連艅直入。如兵力稍單。即趕緊團練水勇。設法守禦。或雇覓小船。裝載柴草引火各物。暗伏港汊。乘夜縱火焚燒。使不得揚帆徑渡。是為至要。如防堵不嚴。稍留罅隙。致河面有夷船闖入。惟該河督是問。

又

諭。寄諭兩江總督牛鑑等。據耆英奏。嘆逆每日閱看京報。請飭密查等語。該逆閱看京報。必有輾轉遞送之人。其為漢奸無疑。可恨可惡之至。著該督撫等。派員嚴密查拏。將遞送該逆京報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並著隨時隨地。留心稽查。務使內地機密要事。勿為該逆窺探。是為至要。

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逆夷犯順以來。恃其船堅礮利。橫行海上。荼毒生靈。總因內地師船。小大懸殊。不能相敵。是以朕屢降諭旨。飭令將軍督撫。但為陸守之計。勿與海上交鋒。兩載以來。迄無成效。推原其故。由於無巨艦水師。與之接戰。其來不可拒。而其去不

能追。故一切夾攻埋伏。抄前襲後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縣。屢經失挫。七省防邊。勞師糜餉。言之憤恨。因思逆夷所恃者。中國戰船。不能遠涉外洋。與之交戰。是以肆行無忌。若福建浙江廣東等省。各能製造大號戰船。多安礮位。度其力量。堪與逆夷海洋接仗。上之足殲醜類。次亦不失為尾追牽制之計。設有如定海鎮海廈門之事。我陸兵戰於前。水師戰於後。該逆將無所逃命。沿海州縣。庶可安堵無虞。惟是逆艘徧海。此時聞我造船。勢必設計阻撓。乘機搶劫。不可不豫為之防。著福建浙江廣東各督撫。各就本省情形。詳加籌畫。妥為辦理。前據奕山奏廣東曾捐造大船一隻。頗能駕駛出洋。可見木料人工。隨地皆有。

急公好義。正不乏人。嗣後如有捐資製造戰船礮位者。該督撫查明保奏。朕必照海疆捐輸人員。從優鼓勵。惟此項船隻。必難剋期成造。事先務當密之又密。斷不可走漏風聲。致有貽誤。

又

諭。有人奏破夷之法。先破其船。用巨木捆縛有力。上置引火各物。下繫石塊。不致漂瀁。安置上游。夷船入口。便將捆縛巨木。順流放下。使之借助水力。急湍激發。衝擊逆船。便可破碎。又于木端用各種鐵鉤。鉤住船板。不能立脫。傳聞海外之國。曾以此法破唉夷。此次逆船。若由江入河。著麟慶即擇急流處所。做照前說製造巨木。或整或散。順勢直放。如果試驗得力。即著購木趕辦。

俟逆船駛入。即以此法破之。務當悉心籌畫。以求有濟。

署直隸提督長春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雙德於密雲挑選精兵一千名。並各準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以為京師防禦之用等因。欽此。奴才竊查提標中左右城守四營額兵內。除調撥海防外。存營兵丁一千一十一名。奴才在於提標中左右三營。挑選精壯兵丁五百名。督飭將弁。逐日加練技藝。俾資實用。嗣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直隸督臣訥爾經額咨調提標所屬口內不近海營分兵丁四百名。來津防堵等

因○咨即在於提標中左右三營○派撥兵丁二百名○並前營昌平二屬營分○各挑派兵一百名○共四百名○派委兼署提標左營遊擊城守營都司林象勳前營守備慶瑞統領管帶○已於本年五月二十七八等日○起程赴津防堵○現存營兵八百餘名○遵奉

諭旨○隨在於提標營內○挑派精壯兵丁四百名○又於前營昌平二屬○各挑派精壯兵丁五十名○共五百名○督飭營員○將器械軍火○一切選備精良齊足○併遴派署提標中軍參將烏勒喜逵統領得力千把管帶○一奉調撥○立即起程○刻速前進○

諭軍機大臣等○長春奏○遵旨挑派官兵○以備調用一摺○該提標所

屬兵丁。節經直隸總督調往天津防堵。存營兵數無多。著仍留各該營以備操防。毋庸再行調撥、本日已降旨。著訥爾經額於直隸山西兵內。挑選五百名。長春俟奉旨來京。諭赴天津。即行管帶此項官兵。其提督篆務。屆時著長春派員暫行署理。

又

諭。前經降旨。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並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茲據該署提督奏稱。所屬各營兵丁。除節經撥往天津外。現存營兵止八百餘名等語。本日已降旨停其調撥。著訥爾經額於直隸山西各兵內。酌量挑選五百名。俟長春來京。有旨令其赴津。即將此項兵丁。交長春管帶前往。所有需用器械。

即著訥爾經額挑選精良。以備攜帶。

壬辰。江寗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竊等前因逆夷

攻陷吳淞。長江可慮。省城京口重地。請

旨添撥兵力協助。於五月二十四日。接奉

上諭。已諭知揚威將軍參贊大臣。酌撥一二千名。前來應援矣等

因。欽此。當即欽遵飛咨揚威將軍去後。嗣於六月初一日。

初三日。連接督撫飛咨。逆夷大幫船隻。仍回吳淞口外聚

泊。欲犯江寗。等等因兵力不敷。於初四日復經具摺馳奏。

請將就近帶兵大臣。在現徵兵內。再撥兵二三千名赴省

協濟。尚未奉到

諭旨。迨於初五初六等日。連接督撫飛咨。逆船已連過狼山福山
鵞鼻嘴等隘。即於初十日。又接到京口副都統海齡飛咨。
初八日辰刻。夷船數十隻。越過圌山關。向東馬頭而來。在
防官兵。開礮轟擊。逆船亦開礮轟擊。相持自辰至未。始折
回圌山關焦山拋泊。誠恐全數大幫來犯。京口僅有旗兵
一千六百名。分布四門城頭把守。不能換替。其參贊齊慎
帶來援兵。亦止數百名。匪獨難以抵禦。而督臣所設軍需
總局。及驛站現俱無人。縣倉糧儲。不敷接濟城內民庶。尤
虞乏食等因前來。茲因省城兵單力弱。無兵可撥。當飛咨
揚威將軍迅速撥兵應援。並咨督撫撥運糧米接濟。惟是

逆艘。現在已逼京口。而兵力單弱。實難抵禦。若泝流而上。

則直達江寧。朝發夕至。雖據督臣牛鑑飛咨。署提臣劉允

孝將所帶湖北兵一千名。由王家營至揚州。折回江寧。無

如到省需時。儻逆夷猝至省城。綠營之兵無幾。旗營之兵。

守城則無以應敵。應敵則無以守城。實屬萬分危急。茲督

臣牛鑑已於初八日抵省。奴才等惟有殫竭愚忱。會同該督

盡力防守。

德珠布興倫又奏再江寧八旗。歲需操演槍礮火藥鉛子

鐵彈。例由江藩司估飭城守副將造解。礮藥鉛斤鐵彈。係

按年解送。有一歲儲備。其鳥槍火藥鉛斤。係按春秋二季

解送。併無儲備。奴等前因逆夷在浙猖獗。即飭藩司副將
趕辦豫備迎敵藥鉛。至昨聞逆夷欲犯江寧。又復飛催趕
緊辦解去後。嗣據藩司以難以措辦。請由蘇糧局撥發。奴
等又飛咨督撫。及蘇糧局。星速撥發。總未解到。奴等祇得
趕緊飭令將儲備礮藥。並由旗捐資購備藥鉛共數千斤。
分派防堵。實在不能敷用。至藩司倉庫軍糧無多。亦甚堪
虞。此省中現在拮据情形也。至由焦山至江寧。江面俱皆
深闊。祇有近觀音門之烏龍山。江面狹窄。可以設伏堵截。
奴等籌派旗綠兵丁千餘名。隨帶大礮。於此處設伏。並雇
善泅水手。用小船裝載柴薪。伏於其後。查訖近之上新河。

泊有官民木簰。速為購辦。結連駛至烏龍山江面。一有警報。即將簰攔江堵截。逆船一至。必奪折木簰。伏兵則乘此開礮轟擊。後之水手。聞聲即駛送柴薪縱火前進合攻。庶可稍挫逆鋒。不致直抵城下。李等曾面晤藩司。及城守副將督標中軍副將左營遊擊。速為辦理。俱未遵行。茲晤督臣牛鑑會商。該督竟屬茫然。僅云未便辦理。惟有靜候守城。俟其開礮。再行抵敵開礮等語。伏思省城兵數火藥軍糧。皆屬拮据。而近省祇有烏龍山一隘。可以設伏堵截。無奈此策滯不能行。又初十日申刻。准蘇撫臣咨稱。劉河口所泊夷船六十餘隻。乘風乘潮。已分䑸闖過鵝鼻嘴。儻該

逆竟敢直犯江甯。則根本重地。更覺不堪設想等語。孝等

實處萬分焦急。不得不縷晰備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德珠布。與倫奏。逆船聚泊焦山一帶。又另片奏。現於烏龍山設伏。並用小船裝載柴薪備攻等語。覽奏均悉。逆船越過圌山關。向東馬頭而來。在防官兵。開礮轟擊。當即退去。但恐大幫來犯京口。必應嚴加防禦。該處有齊慎劉允孝帶兵協防。揚威將軍撥兵往援。計已到彼。首尾互應。當不致再有疏虞。惟江甯省城為根本重地。士民聞風驚惶。在所不免。著牛鑑德珠布協力同心。和衷商辦。於萬難之中。力求保全之策。斷不可稍形畏葸。株守省城。輒稱人力難施。一籌莫展。至省城

紳士。不乏急公好義之人。即百姓亦豈無勇敢慕義者。惟在該將軍總督。激勵衆心。諭以大義。號召團練。以滅寇氛。其軍糧一切。所關匪細。斷不容稍有缺乏。糧臺現在蘇州。已有旨諭令耆英程矞采等。設法轉輸。源源接濟。仍著牛鑑責成江甯江蘇兩藩司。妥速辦理。不准稍形推諉。至火藥鉛斤。官兵糧餉。為行軍要需。豈容缺少。本日已有旨諭令程矞采速籌運濟。並揀派精兵。以為聲援。至江甯地方。據稱江面深闊。惟烏龍山狹窄。可以設伏。德珠布現派兵丁千餘名。安設防守。著即併力防堵。所備柴薪船隻。儻能乘機縱火。焚燒逆船。該夷自必遠遁。不敢深入。庶省城能保無虞。該將軍之功甚偉也

又

諭。本日據德珠布奏稱。逆船闖入圌山關。被兵礮擊退。現仍聚泊焦山。恐欲內犯江甯省城。已飭令牛鑑會同該將軍等。妥為防禦矣。京口屯兵不厚。糧餉不敷。且有未經到齊之兵。情形頗為喫重。現經德珠布等。派兵在烏龍山扼要處所。併力防守。但恐逆船蜂聚。勢或不支。該處糧草火藥鉛斤等件。又覺不敷應用。耆英係欽差大臣。均應統轄。有不用命。或貽誤軍情者。俱當據實嚴參。著耆英程矞采即飭蘇州藩司。於糧臺內將該二處各項需用之物。源源接濟。勿令稍形缺乏。至蘇州距京口稍遠。恐兵力應援不及。亦應於入江口隘。設法接應。使該逆有所牽制。

懼截後路。當不敢肆行深入。種種布置。全在該大臣等悉心籌畫。與京口等處。聯絡一氣。首尾相顧。切不可因距彼稍遠。株守坐視。致失事機。是為至要。

又

諭。連日據牛鑑等報。逆夷船隻已入江口。停泊焦山等處。並聲言欲犯江甯等語。大江泝流而上。即係安徽連界處所。逆夷大幫船隻。雖未必能深入。其杉板小船。儘可乘潮駛進。亟宜加意嚴防。程楙采此時自已派員帶兵馳赴防堵。並將軍火器械糧餉。備帶足數矣。現聞江甯告警。一切火藥糧餉。實不敷用。著程楙采趕緊寬為撥備。運往接濟。並挑派精兵赴援。毋少遲延。